

論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曾祥鐸**

中國是一個生命力特別強盛的文明古國，擁有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化，當世界其他文明古國（例如：古希臘、波斯、巴比倫、古羅馬與埃及等等）都相繼凋零之後，中國不僅巍然獨存，在今天又出現了重返世界強國地位的趨勢。

當代中國奮鬥的過程是十分艱辛的。自從一八四〇年代中國遭到西方強權聯合侵略以來，中國有一百年的時間，處於衰亂之中。不過，中國也力爭上游，大力吸收西方文明。在目前，中國正努力加以融合：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包括科學與民主，另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今天的中國，依然是自己的傳統文化為主，大力融合這些西方文化，正如漢唐時代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即樣，一旦融合成功，中國又將大放異彩。本文對這一主題進行探討，期望增進對我們自身處境的理解。

關鍵詞：文明 文化 綜合 同化 傳統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一、前言

今年是二〇〇一年，是廿一世紀開始的時候。今天來回顧過去一百六十多年來的中國局勢的變化，可說是驚濤駭浪，波瀾起伏。自一九三七年發生中日八年抗戰之際，中國被認為即使受到淘汰的劣等民族，沒有希望了。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大陸之後，外有韓戰與越戰，內有一連串的內部整肅，至六〇年代發生文革，世人多認為中國沒有希望了。海峽兩岸的對立，更使人對中國的前景感到悲觀。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西方國家幾乎都認為中共即將垮台。十二年過去，今天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近年來，美國方面傳出「中國威脅論」的喊聲。百年前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今天被認為已經成為西方的重大威脅。這種變化，不僅出乎西方人預料之外，也出乎中國人本身意料之外。中國之所以能在飽受風浪之後危而復安，主要是靠過去的歷史文化，在今人身上發揮無比的影響力，使中國人能從事堅苦卓絕之奮鬥，本文將對這種情形加以探討。

二、中華民族堅強的生命力

西方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O·Spengler 1880-1936）認為：一個民族正如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會經歷青春、茁壯、成熟與衰老的各個時期。依斯賓格勒的見解，即使是最強大的民族，大概也只能支持五百年左右便要進入衰老期了。但是，中華民族卻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不過，當斯賓格勒在寫他的代表作《西方的沒落》的時候，正是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也就是在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後，當時的中國，不堪西方一擊，被視為「東亞病夫」，因此，在斯賓格勒看來，中國也早已沒落了，他不必去修正他的理論。

然而，經過百年的煎熬與奮鬥，今天的中國已經以全新的面貌，出現於世人之前，西方反過來高唱「中國威脅論」了。這一轉變是十分巨大的。中國的復興，可說是近五十年世界史上最大的變化，因為中國佔有全球人數四分之一，中國的變化當然重要。

中國的這種變化，甚至可說是出乎絕大多數中國人意料之外。回想歷史，

自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役，中國因戰敗而遭到列強痛懲之後，中國人幾乎對自己喪失了信心。不少知識份子開始崇洋媚外，甚至提出「全盤西化論」，認為中國人如果還想存在於地球之上，必須「全盤西化」才有可能。他們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主張「將線裝書拋進茅坑裏」，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積弱不振，全由於傳統文化的「毒素」所造成，在幾千年的古書中，只看見「吃人的禮教」，看不見有什麼進步的東西。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興起了，一方面要「掃除傳統文化的遺毒」，一方面幾乎是無條件的崇拜「德先生」（民主 Democracy）與「賽先生」（科學 Science）。在當時，凡是替傳統文化說話的人，如康有為、梁啟超、林琴南、辜鴻銘、嚴復、梁漱溟等等，一律被斥為「封建餘孽」。青年們在這種風氣激盪之下，開始盲目崇拜西方。西方派學者們忙於批判中國的古代文化，將它說得一文不值。「打倒孔家店」之聲此起彼落。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此風稍戢。因為，如果中國人都把自己看成不是個東西，你還能有足夠的信心去抵抗外國的侵略嗎？因此，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是高漲的。

抗戰勝利之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取得了主導地位。往日所崇拜的西方，成為「帝國主義者」，西方文化，成為「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性文化」，所謂西方的民主政治，被認為是帶有欺騙性、虛偽性與壓榨性的階級剝削工具。這麼一來，中國對西方由崇拜而轉向敵視。在文化上，只接受西方的「賽先生」（科學）而拒絕西方資產階級的「德先生」（民主）。

經過「文革」的衝擊之後，中國大陸現在以全力推展「四化」，情況又有了極大轉變。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轉變尤其巨大。最近十年來，大陸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出現一片蓬勃氣象，各類以闡揚傳統文化思想為主的出版物，如雨後春筍，這是過去一百年來從未出現的現象，值得高興的。

三、傳統文化仍是復興基礎

近百年來，中國不斷吸收西方文化，激進者甚至喊出「全盤西化」的口號，這自然是錯誤的，中國不應失去自己的特色。

回歸精神故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回歸自己的精神故鄉，才能找到自己的根。否則，將如無根的

浮萍，只會隨著風浪而飄盪。

過去張之洞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曾經長期遭到西化派的斥罵。但在今天看來，張之洞還是一位有思想的人。中國人難道不該以中國文化爲本嗎？整天追逐舶來品，時間久了，可能自我迷失，喪失自己的靈魂。今天，大家認爲，介紹西方思想應顧及中國的國情，推行西方的方案應使它「具有中國的特色」，豈不正與張之洞的主張類似嗎？

中國自一八四〇年代中英鴉片戰爭至一九三七年的八年抗日戰爭，一百年間受盡列強欺凌，當時認爲西方之強，強在「船堅砲利」，因此，中國必須急起直追。這自然是一個民族救亡圖存所必須要做的事。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中國今天已經擺脫過去可能被瓜分的命運，成爲世界強權之一了。這時候，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就應該給予重新的評估了。

每一個民族都有其不同的文化傳統，形成這一民族的特色，或者，說得玄一點，形成各民族不同的靈魂。

清末大儒辜鴻銘說，中國人的性格與中國文明有三大特徵，那就是：深沉、博大與純樸。

爲什麼中國人與中國文化會具有這樣的特徵？這絕對不是自外洋輸入，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自我形成的。歷代的中國人創造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又反過來塑造了中國人的性格。在政治上，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不同朝代的變換，但在文化上，中國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不至於隨著政治上朝代的更換而變換。即使在最近一百多年來中國遭到「三千年來所未有之變局」，而中國傳統文化不但不會被這個時代的新潮流沖走，在經過百年的考驗之後，又愈益顯現其光芒。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確具有極爲強大的生命力。

且讓我們看看自鴉片戰爭以來政治上的領導人物，如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爲、梁啓超，以及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還，這九十年來的政治人物，如孫中山、宋慶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思想文化界的嚴復、辜鴻銘、林琴南、王國維、魯迅、馮友蘭、陳寅恪、章太炎、馬寅初、朱光潛與梁漱溟等等，多數都具有「深沉、博大與純樸」的特色，這種特色，主要還是受傳統文化薰陶而成。康有爲、梁啓超、辜鴻銘、林琴南、嚴復、王國維、陳寅恪、馮友蘭等都不必說了，即以推展新文學運動的大師魯迅而論，他的國學根底之深，可以從他所作的舊詩看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寫出來的名句。孫中山先生

是受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啓發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政治學說中，仍然將「民族主義」置於首位，認為儒家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無人可及，因此，建設新中國，必須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為基礎，不可盲目追隨西方。至於毛澤東，從大陸在近日出版的他的讀書筆記看來，毛澤東下功夫最多的書，還是中國的二十四史。他的著作最足以傳世的，在我看來，還是他所寫的詩詞。「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看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¹ 這首詞，我看夠資格寫進「中國文學史」之中。由此可見，傳統文化對後人的影響之深。這一百多年來，儘管西方新思潮不斷湧入中國，而中國照樣保有她的特色。

四、知識份子信心一度動搖

一般而論，最近一百年來，知識份子為中國的復興，進行了不懈的奮鬥，但也有動搖的時候。

當中國因不斷戰敗，而幾乎遭到西方列強瓜分的危急關頭，多數中國知識份子對國家前途都感到悲觀，甚至認為中國之不振，主要還有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低劣，中國人如不斷然拋掉傳統文化這個舊包袱，將絕對無法自存於今日新世界，因此出現了「全盤西化論」與「文革」。不過，在當時，也有極少數具有遠見的思想家，預言中國必將復興，所謂「否極泰來，剝極必復」，今日中國之病，正病於信心喪失。由於喪失自信，故不惜將一切責任推給祖先，自憐自辱，大罵過去的歷史是「專制、獨裁、黑暗、愚昧」的歷史，正由於過去的黑暗，才導致今日的黑暗等等。這少數知識份子認為，過去的歷史，不容今人任意曲解與誣蔑，這些謾罵絕不能掩蓋歷史的光芒。偉大的傳統文化，將會孕育出下一代偉大的中國人，去領導中國的復興，使中國人重新揚眉吐氣於新世界——在這少數能堅守中國讀書人的基本立場，並預告中國必將從苦難的時代復興的知識份子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當代的大史學家錢穆先生。

當一九四九年中國政局發生急速而劇烈的變化之際，錢穆先生正值四十多歲的盛年。他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努力於保存傳統文化的火種，這是由

¹ 見毛澤東詞〈沁園春〉。此詞發表於民國卅四年毛澤東赴重慶之時。

於他認為將來民族的復興，要靠自己過去的文化基礎。失去自己的基礎，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有什麼前途。錢穆大師此後致力於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學）的研究長達半世紀，直至九十多歲高齡辭世前夕，依然著述不輟，依然不停的告訴後人：中國歷史文化是偉大的，正由於過去歷史文化的偉大，在不斷鼓舞與滋潤她的後人，必將使中國在未來得到偉大的復興！我們絕對不可以用淺薄的時代偏見，去貶抑自己的歷史文化，正如一個人，如果他整天在作自我否定，他還會有什麼前途？錢穆大師在盛年之際，花了很多的時間精神，去寫他的代表作《國史大綱》。書成之際，特別在扉頁上說明，他這本書是寫給對中國歷史懷有溫情的人看的。這句話多麼令人感慨！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對自己過去的歷史都不懷一絲溫情，這個民族會有前途嗎？我們對自己的歷史不但要懷有溫情，更應該懷有無比熱情。正如西方一位思想家說的那樣，在運動場上的跳遠選手，他不會站在起跳板上起跳，他會站在與起跳板上有一段長距離的後方起跑，然後利用前進的衝力起跳，這樣才能跳得更遠。這位西方思想家說，任何民族的發展，也跟跳遠選手那樣，要有一段起跑的距離，以激發和蓄備向前跳的衝力，這段距離，便是這個民族過去的歷史，因此，歷史的縱深愈長，這個民族向前衝刺的潛力也愈大。換句話說，歷史短淺而其過程又平平無奇的民族，幾乎不可能創造出新的輝煌歷史來，要大時代的出現，當然要有不平凡的大人物起來領導。

以具體例子來說，自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發生以後，中國歷史步入黑暗期。經過一百多年的艱苦奮鬥之後，中國終於擺脫過去的惡夢，復興了。這固然是靠全體人民的不懈奮鬥。然而，誰在指導如何奮鬥？誰在指示奮鬥的方向？誰在領導一連串的革命鬥爭呢？是我在上面列舉的由林則徐到鄧小平的那些領袖群。他們，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偉大繼承者與發揚者；沒有他們，中國的翻身恐怕不會那麼快。

五、中國文化受到西方重新評價

中國文化延綿發展數千年，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直延續發展到今天的古代文化，發展的時間久了，難免有起有落，但卻一直不曾中斷，這被認為是歷史奇蹟。

中國傳統文化，是不是已經落伍了？過時了？這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

四運動」前後經常被提出來的問題，當時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今天的答案卻又不同。

討論文化問題，通常都使用宏觀角度。「中國文化」何所指？應該以什麼作代表？顯然，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陰陽家以及後來的釋家（佛學）等等，應該是主要代表。這些思想，是全人類的瑰寶，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光輝燦爛的部份，那是永遠不會過時的。目前的西方學術界，正以全力翻譯中國先秦諸子的經典著作，以探索中國文化的源頭，想看看這種文化何以會具有「歷萬劫而不滅」的強韌生命力？想看看這種文化何以在歷代都能培育出如此精采的人物，來領導中華民族能永遠屹立於世界？因為，世界上其他偉大的古老文明，如希臘文化，就因後繼無人而難以支撐，終為羅馬所滅而一去不返。然而，這種情形卻沒有在中國發生。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在政治上也常常遭到巨大的發展阻力，如西晉時代的北方民族的興起，宋末之後遭蒙古人征服，明代被滿清取代等等。但是，最後不是中國的覆亡，而是中國納入了這些民族之後，變得更為強大。這種情形，在西方並未出現。當第五世紀所謂「日耳曼蠻族大遷徙」，將羅馬帝國打垮之後，歐洲至今未能統一。

此外，在歷史上，如果一種強大的外來思想文化進入某一民族而取得了主導地位之後，這一民族往往便會垮台。但是，中國卻是例外。自東漢之後，印度的佛學，逐漸進入中國，在魏晉南北朝甚至唐代，佛學不僅在思想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也常常居於主導地位。例如，梁武帝之崇信佛教，是歷史上著名的。直到唐代，不少皇帝依然崇佛，唐憲宗還要親自去迎接來自印度的舍利子，激起了當時的文學家韓愈的憤怒，寫下了著名的「諫迎佛骨表」，皇帝大怒，韓愈險遭不測，幸賴一位親王的挽救，才被判流放嶺南。不過，儘管如此，中國並沒有因此而「印度化」，反而是印度的佛學在本土不彰，輸入中國之後才由中國人加以發揚光大，使印度佛學「中國化」，「儒、釋、道」三者結合的結果，產生了宋明理學，佛學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

今天，西方的自然科學與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當代中國人又進行大融合的工作，目前已取得了極大的成績，相信將來必有大放異彩的一天。

由此可見，中國文化本身，不但不具有排外性，反而具有極大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能使中國文化歷劫而彌新。

長期以來，都有一種誤解，一種指責，指中國文化陳腐落伍，中國人受這種文化薰陶，因而思想保守，故步自封。論者以為，中國之積弱不振，應

該在文化上找根源。因此，自「五四」前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攻擊，蔚為時尚。他們每每引用黑格爾的論斷，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系統，中國文化的發展，只是「內部循環」而了無新意，只能證明「太陽底下的確沒有新鮮事物」云云。

事實顯示，黑格爾對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閱讀西方傳教士對當時中國所作的淺薄介紹，以及閱讀一些沒有什麼份量的中國小說。黑格爾未習中文，未能直接領會中國文史哲方面的經典著作。因此，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便顯示出「時代的侷限性」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今天的情況便完全不同了。今天西方研究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杭廷頓，最近發表一本引人注目的著作《文明衝突與世界新秩序的重建》，對中國有完全不同的評價。杭廷頓教授認為，人類在二十一世紀，將面對三大文明的衝突，那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方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杭廷頓認為，由於中國的崛起，東方儒家文明的復興，西方基督教文明獨霸世界的情況即將結束，西方人應該有這種心理準備，準備去適應東方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平分秋色的新世界。

六、中國文化的優越性

懷有世界大同的理想，愛好和平反對戰爭，注重精神生活而反對奢華，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性，以及主張與大自然協和而非征服大自然，是中國文化異於西方文化的根本之處。

中國文化在今日何以又受到西方重視？基本上有兩個根本原因：

(1)一種文化行不行，首先要看這種文化究竟能培養出什麼樣的人來。在過去（從一八四〇年代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一連串失吃敗仗，整天割地賠款，屈辱求和，中華大地，一片狼籍，人民流離失所，國將不國。這在洋人看來，中華文化竟不足以保障其人民生存，這種文化有什麼價值？由於他們輕視中國，自然也輕視中國文化。但是，在最近幾十年，中國人居然站起來了，而且，中國人不是靠外國人的幫助站起來，這使他們大惑不解。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何以會如此奮不顧身，前仆後繼，捨命去追求他們民族的復興？這其中必有道理存在，這必然是他們本身的文化，會產生這種鼓勵作用。因此，他們便認識到，將來有力量一起而與西方爭鋒的，首先便是中國，因為

中國所擁有的歷史文化潛力，特別深厚。

(2)西方盛行資本主義制度，並且努力推廣於全世界，現在已經造成了一些難以克服的大問題，使全人類面臨過去所無的大災難，這首先便是全球環保問題。資本主義以經濟掛帥，爲了追求利潤、竭澤而漁，對地球資源過度開發，已經使地球的生態失去平衡。又因只重生產而不計後果，又使地球遭到極度污染，其中所排放的工業產品的毒氣，已經使保護地球的臭氧層受破壞，使地球的氣候變化也受到影響。此外，資本主義的掠奪性，使世界各國貧富不均的現象日益擴大。而帝國主義者侵略成性，不僅在二十世紀初期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戰火亦一直不停。因此，一個合理的疑問出現了：人類如果再一直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打轉，最後結果將會如何？當人類因浪費而迅速消耗地球資源之後，人類還有出路嗎？這時候，看到內涵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不能不重新評估了。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較，有那些差別？

(1)中國文化懷有世界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²人類一家，共同去締造一個大同世界。這與西方人認爲西方人是「上帝選民」的觀念不同。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侵略全球，到處建立殖民地，而西方史學家反而認爲這是「白種人的負擔」，這與中國文化的理念不合。因此主張「世界大同，人類一家」的中國文化，將來會廣受各國歡迎，尤其在中國強盛之後。

(2)中國文化強調和平而反對戰爭——在先秦學說中，儒家講忠恕之道，墨家講兼愛非攻，老莊講清靜無爲，還主張以德報怨。即使是兵學家也認爲戰爭是不得已的行爲，³應該先禮樂而後戎事，即使開戰了，也講究「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⁴在西方歷史上，最受讚揚的人物，是亞歷山大、凱撒與拿破崙等等「英雄人物」，但在中國最受讚揚的，卻不是秦皇漢武，而是孔孟老莊、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等等。在西方，最著名的詩人荷馬與拜倫，都是歌頌戰爭英雄的，在中國，詩人可說無一歌頌戰爭，只是反對戰爭。唐代大詩人王維、李白、杜甫、岑參、高適、王之渙、白居易等，無一不反戰。而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⁵「醉臥沙場君莫笑，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²語出《禮運大同篇》。《十三經》(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762。

³見《孫子兵法·始計篇》(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4年)，頁387。

⁴見《孫子兵法·謀攻篇》同前注，頁394。

⁵見唐詩人陳陶〈隴西行〉，《唐詩鑒賞群典》(上海：商務出版，1983年)，頁1124。

古來征戰幾人回」這類反戰詩句，一直流傳至今。⁶

(3)中國文化強調追求精神境界而主張過簡樸生活——這一點，與西方資本主義的主張正好相反。資本主義必須大力鼓吹消費，即使是極度浪費也無所謂，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利可圖。同時，只要能賺錢，即使工廠污染了大地，也在所不惜。他們將道德問題排開，強調「顧客永遠是對的」，而中國人強調「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為富不仁」者，是社會譴責的對象。孟子強調君子有三樂，無一與金錢有關，都是屬於精神層面的事。這一點，對於正陷於物慾洪流的世界，是十分值得參考的。

(4)中國文化特別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性——這也正是一般工商社會所缺乏的。工商社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形淡薄，生活缺乏感情基礎。在西方，一般的行為，受法律約束。至於更高一層的精神生活方面，則交給宗教。聖經的誡命是他們的生活上最高指導原則。但在中國，過去則為四書五經，中國人不依靠宗教而靠自己的理智。這又是與西方不同的地方。

(5)中國文化強調與大自然調和而不是征服大自然——今天，居於優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強調「人定勝天」，傾全力去「征服自然」然而過度開發大自然的結果，終於遭到大自然的反撲，種種嚴重問題發生了。最近新聞報導，在訪華之際，美國總統克林頓對中共主席江澤民說：「我們西方所擔心中國的，不是你們發展核武，而是新中國在經濟繁榮之後，也像西方一樣，每家每戶都有汽車，那麼，地球石油很快就會耗光了」。在過去幾千年，中國人只主張與大自然調和而不主張征服自然。所謂『天人合一』將人與大自然視為生命共同體，是十分正確的。

七、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定會有一個崇高的理想與全民族共信的立身處事的原則與信念，擁有這些理想，原則與信念，這個民族才能頂得住歷史上的驚濤駭浪，才不至於在危難之際不知所措。在西方，這些理想、原則與信念，記載在聖經中，聖經是西方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教科書。在中國，自秦以來(尤

⁶見唐詩人王翰〈涼州詞〉，《唐詩鑒賞群典》，頁 375。

其是在西漢董仲舒之後)，直到清末，這本教科書便是《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中國人依以立身處事的最高準則，即使孔孟的學說時遭橫逆，但是其中的光芒，不是任何橫逆所能摧毀的。在今天，即使在西方，有那一本世界通史或思想文化史不提孔孟？孔子甚至被西方史家譽之為人類「四大聖哲之一」（其餘三位是蘇格拉底、穆罕默德與耶穌）。

且讓我們看看孔老夫子對中國人的教導吧！下面這幾條，那一條不包含不受時代限制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⁷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⁸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⁹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¹⁰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¹¹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¹²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¹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¹⁴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¹⁵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¹⁶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¹⁷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¹⁸

⁷ 見《論語·里仁篇》《四書集注》（台北：世華書局，1956年），頁82。

⁸ 見《論語·為政篇》《四書集注》，頁70。

⁹ 見《論語·子罕篇》《四書集注》，頁121。

¹⁰ 見《論語·顏淵篇》《四書集注》，頁140。

¹¹ 見《論語·里仁篇》《四書集注》，頁84。

¹² 見《論語·里仁篇》《四書集注》，頁83。

¹³ 見《論語·子罕篇》《四書集注》，頁119-120。

¹⁴ 見《論語·子罕篇》《四書集注》，頁121。

¹⁵ 見《論語·憲問篇》《四書集注》，頁160。

¹⁶ 見《論語·子罕篇》《四書集注》，頁121。

¹⁷ 見《論語·子罕篇》《四書集注》，頁164。

¹⁸ 見《論語·衛靈公篇》《四書集注》，頁169。

子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¹⁹

子路問君子，子始曰：「修己以敬。」²⁰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²¹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²²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²³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²⁴

子曰：「使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²⁵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²⁶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²⁷

這些信條，這些法則，塑造了中國人的性格。也孕育出中華民族的特色來。古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孔夫子就成了中國人在暗夜中冒著風雨前進的明燈，使這個民族在遭到劫難時不至於迷失方向，也不至於瓦解。因為，孔孟的學說總會鼓舞一些志士仁人，奮不顧身去挽救民族的危亡，文天祥便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位。

至於孔孟學說對於一般人所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更不可忽略。有了這種學說，中國人的思想與行為，有了一個標準，這是高標準而不是低標準，足經得起歷代思想家去探索，去推敲，去發掘其中之真理的。宋代大儒朱熹，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去精研孔孟之道，完成《四書集註》一書，使孔孟之道更為發揚光大了。有了這種學說，有了這種人生指南，中國的民風變得更為純樸，更為渾厚了。西方二十世紀大哲學家羅素，在中國於一九一九年發生五四運動之際，曾經來中國北京大學講學。他說，他到中國之後，最使他感

¹⁹ 見《論語·衛靈公篇》《四書集注》，頁 170。

²⁰ 見《論語·衛靈公篇》《四書集注》，頁 170。

²¹ 見《論語·衛靈公篇》《四書集注》，頁 169。

²² 見《論語·公冶長篇》《四書集注》，頁 87。

²³ 見《論語·泰伯篇》《四書集注》，頁 111。

²⁴ 見《孟子·滕文公下》《四書集注》，頁 286。

²⁵ 見《史記·刺客列傳》（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 年），頁 2515。

²⁶ 見《史記·項羽本記》，頁 333。

²⁷ 見《史記·高祖本記》，頁 389。

動的事，便是「滿街都看到孔夫子面貌」，他說，孔孟學說使中國人趨向和平，中國人怎麼可以丟掉自己這種優良的文化？

八、戰國雄風與漢唐雄風

近代的中國衰落了，現在再從衰落中復興，而且以相當快的速度復興，這是使每一位中國人都感到高興的事。

由於近代中國的衰落，超過百年，因此，我們似乎很難想像中國人也可以凌駕歐美而上之，重返世界前列之歷史地位。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什麼是「戰國雄風」與「漢唐雄風」。久處於劣勢地位的中國人會說：「中國人那有什麼雄風？」

古代評論家曾經從古人文章的不同風格，去評判那個時代士風的強弱，其言曰：「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士亦弱；唐之國勢亦在強弱之間。」這是說，漢代的文章，如司馬遷的史記，曹操之詩詞等，其文沉雄悲壯，所以從戰國至漢末，亦多慷慨悲歌之士。到了宋代，文風不再像漢代那樣充滿豪情壯志了，因此，宋代士大夫之表現，已不如漢代。至於唐代，則在強弱之間。

這批評是頗有見地的。因為「言為心聲。」先要心裡怎麼想，然後你筆下才會怎麼寫。文勢如懦弱，則奇聞亦必懦弱，這是假不來的。近代有人說，毛澤東有些詩詞柳亞子代筆的，這絕不可信。因為，柳亞子頂多只是作詞的技巧，卻絕無毛澤東那種豪情壯志，怎能代筆？

什麼叫做「戰國雄風」與「漢唐雄風」（這事當代中國人急需恢復的），且讓我們以當時人的詩詞來看看罷：

(1) 荆軻刺秦，燕太子於易水送別，悲歌慷慨，其詞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²⁸ 這種悲壯動人的詞句，恐怕令人難寫得出了。

(2) 楚霸王兵敗自刎於烏江之前，在帳中與其愛妾虞姬泣別，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²⁹ 此乃英雄絕叫，千載之下，猶使人靈魂震動！

²⁸ 見《史記·刺客列傳》，頁 2515。

²⁹ 見《史記·項羽本紀》，頁 333。

(3)漢高祖登基之後，天下變亂仍未止息。當時英布造反，漢高祖顧及朝中諸將均非英布對手，只得扶病親征。英布之亂雖然平定，自己也中箭受重傷，班師之際，路經家鄉沛縣，可能自知傷重不久人世，乃集鄉中父老飲宴，與鄉里小兒歌舞，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³⁰ 雄渾之中帶有蒼涼之意，十分動人。漢高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受當時風氣感染，出口自有雄渾氣象。

(4)漢武帝時的名將李陵，討伐匈奴時只率領步兵，爲匈奴騎兵所敗，成了俘虜。李陵之意，想伺機逃回再將功贖罪。但武帝震怒，不僅將替李陵說話的司馬遷處以宮刑，還將李陵的母親殺了，李陵悲痛萬分，也斷了重返漢朝的念頭。後來有人想勸李陵返漢，李陵報之以詩「徑萬里兮渡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矢窮絕兮鋒刃摧，士眾滅兮名已潰；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³¹ 這種詞所表現的，就是漢唐雄風。

(5)大史家司馬遷，雖然被處以宮刑而繼續忍辱負重完成史記，只是由於他的父親司馬談臨終之際囑他要將史記寫完（史官爲世襲之職），這種忠孝之心令人十分敬佩。司馬遷自述他作史記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³² 短短三句話，指出了作史的最高境界，也給中國歷史家提出了一個崇高的標準，這是學術界的漢唐雄風。

(6)唐代詩人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寥寥數語，表達了沉雄悲壯的最高境界。

(7)唐代大詩人柳宗元，因涉及宮中政爭而被貶往荒涼偏遠的廣西，但仍刻苦自持，傾全力於文學創作，作詩明志曰：「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顯示唐代詩人的雄風，詩中所涵蘊的不願低頭的那種豪壯之氣，是十分動人的。

(8)「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渡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³³ 李白的詩句，不但顯露出他個人的豪邁之氣，也顯示出當年邊塞征戰的悲壯與蒼涼。

(9)曹操「短歌行」云：「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

³⁰ 見《史記·高祖本紀》，頁389。

³¹ 見《漢書·卷五十四》（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頁2466。

³² 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古文觀止新編》（台北：啓業書局，1972年），頁389。

³³ 見李白詩〈關山月〉，《唐詩鑒賞群典》，頁236。

爛，若出其裡，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這是曹操當年征烏桓時「東臨碣石」所作的詩，意境之高遠，自不待言。

(10)一千七百多年之後，這詩引起了迴響。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戰結束，日本投降，國共內戰隨即展開，中共於一九四九年戰勝建國，但隨即又有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之戰，中國大陸的情勢仍不安定。當時毛澤東至渤海灣秦皇島，想到當年魏武帝曹操征烏桓之事，乃作一詞曰：「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這詩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的威力是很大的。

繼承和發揚漢唐雄風，掃除崇洋媚外的不正確思想，認真建立民族自信與尊嚴，應該是中國復興必然要走的道路，中國人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總不是一流民族。

九、結語

如果在百年前中國仍將成爲世界一流強國，會被認爲在說神話。但在今日，當西方喊出「中國威脅論」之後，情況完全改變了。

總體而言，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十分豐富的，歷史是光輝燦爛的，值得我們認真去繼承和發揮，而不是去打倒或摧毀。一個民族，如果不重視他過去的歷史，或者竟反過來去醜化自己的歷史，這個民族可以斷言不會有前途。

我們中國人的人生目標是什麼？在春秋戰國，叔孫豹就是出「三不朽」之說，此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叔孫豹認爲，人間的一切榮華富貴都不足以使人保持不朽。所以在死後埋入土中的人，必然會與草木同朽，只有能「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死後可以埋在後人心中而不是土中，因此才真正足以永垂不朽。

對於知識份子來說，宋代大儒張橫渠曾經爲我們定下了一個崇高的奮鬥目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是多麼值得我們朝這個方向前進啊！也許有人會說，我沒有這個能力，做不到。不過，這也不要緊，只要你有心去做就行了。你有心去做，沒有大成就也會有小成就。只要你懷有這個理想，這個理想就會引導你不斷前進，使你不至

於迷途。

今日的中國，擁有幾項全國少見的優勢。例如，全球兩百國，總人口不過六十億，中國一國便佔十三億，如果發展教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質，這將是一項十分巨大的力量。又如，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傳統文化，累積多少可貴的經驗可供今人借鏡。中國人只要團結一致，努力奮鬥，中國前途必然光明，史家錢穆一再預言中國仍將成爲世界強國，他的預言如今已經被證明爲相當準確，中華民族的確已擺脫過去的陰影而步向光明之境了。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Hsian -To Ts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with its perpetually rejuvenating vitality, having inherited a longstanding history and glorious culture. Whilst the other countrie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i.e. ancient Greece, the Persian empire, Babylon, the Roman Empire and Egypt, withered away one after another, China has been standing lofty and firm all through the returning to the world as a leading power.

China has gone through unbearable hardship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ing for its independence. Throughout the one hundred years following the 1840s, when China was invad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China suffered and endured tumultuous chaos. Nevertheless, China kept on assimilating and absorb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le struggling upward. At present, China is trying to synthesize both the Christian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 (including science and democracy) and Marxism. Basically, today's China is synthesizing all these elements of western culture, much as the Chinese did in assimilating Indian Buddhism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t can be expected and predicted that Chinese is achieve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at above-mentioned theme, and the author sincerely hopes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own situation here and now.

Key Words: Civilization, Culture, Synthesis, Assimilation, Tradi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